



新編漢唐綱目群史品藻卷之十一

劉向論王氏專權

天地間至剛至正之氣或不鍾於物或驗於人人在死
物有盡此氣不滅烈也然延萬世而長在今觀仕成帝
之朝曰王章劉輔鄭崇薛宣梅福朱雲皆正色危言盡
匪躬之節要之如向之烈也精忠者少矣蓋數子或一
事或攻一人而皆在朝不久未有如向著述之詳箴規
之物也自其在先朝已上封事論蕭望之石顯之邪正
天植其忠心如鉄石天遠成帝寵任外家推移王氏向
以宗室之親安得不憂泰離之變乎於是而上五行傳
欲帝思災異之所由起也於是而上新序說苑欲帝知

君道之所當盡也於是而上列女傳欲帝知女色之不可寵也一語一矻劑一言一藥石使成帝能如成湯之銘盤武王之受冊書而施之於政事焉則豈不可杜絕新莽之篡哉柰之何成意徒歎息悲傷而如醉如夢養虎於儿席之間也真西山謂其樂以其祖宗天下與人而不之情異哉信矣

梅福請收威柄

梅子真少學長安明尚書谷梁春秋為郡文學及為南昌一尉而能上書請收王氏權此其忠義奮發其視孔光張禹輩何啻珠玉之於糞土哉今讀其書凡秦皇之所以致亂高祖之所以納諫文帝之所以守法武帝之

所以未嘗言皆歷七指陳世欲廣開言路以防壅蔽誠所謂萬世之良策哉柰何天之才庸聽我輩也此所以養成王氏權勢之盛而自假即其潛移漢鼎皆梅福之言不獲用故也嗚呼公卿大臣天子所以與論道經邦者莫肯夙夜莫肯朝夕及從而羽翼之至於請收威柄則出於一南昌尉之小臣在朝公卿大臣不亦可羞哉羅隱論之曰天下無道正人在下其感慨之意有在矣

朱雲折檻

易曰君子惟有解吉有孚小人成帝一封五侯黃霧四塞兩月晨見桃李冬實殿中地震他如日食星孛山崩水壅隕石飛雉河決水溢全見鉄飛皆小人未解之應

天戒甚明人言甚詳也朱雲乃蕭望之明生素以氣節
自負者蓋嘗深慮而熟計之矣然自限於槐里令之遠
且卑而謂在廷群臣必有能感悟君心者逮張禹妄議
春秋阿附王氏而獲移外戚之兆決矣此雲請借劔斬
佞臣頭忠肝義膽雖而與日月爭光可也或者以為朱
游之劾張禹是也然仁人不貪生義士不畏死而攀折
殿檻何謂吾知之矣易曰棟撓書曰作梓材皆以宮室
喻朝廷也雲以為殺諫臣國必亡故折檻以示其意耳
嗚呼雲能折殿中之檻而不折殿中之佞臣雖事弗克
濟而忠莫可嘉矣此成咸為之結受焉薛宣為之留閣
焉嶽七五鹿為之折角焉皤七于慶忌為之扣頭焉君
子讀史竊怪言善在槐里令而惡朝給事中諫大夫不
亦有覲面目乎嗚呼使帝能思折檻之忠而以折張禹
之佞如齊威王之烹阿及左右也折王氏之權如秦昭
王之去元舅魏冉也吾知亦止之鼎不可折而入於新
室之廟矣嗚呼傷哉

陳禮樂以風化天下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行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
樂興焉是故禮者天地之別也樂者天地之和也是故
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而況於風化天下耶然
禮由天作樂由地制必偁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與
隆上下之神而儼是精粗之軌領父子君臣之節然後

可興禮樂爲人而不仁其如禮樂何哉成帝之時內而
趙飛燕之淫污外而工五侯之專萬民被其殘百官染
其惡此時而可興禮樂耶夫工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
魚鱉不火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必然
之勢也劉向欲興禮樂而不能勸君以仁義忠信立禮
樂之本乃拘七於興辟雍設庠序不不踈乎夫從事而
失時固非智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亦非智也於此之
時縱使興辟雍設庠序不過以飾太平之具而已其何
以風化天下哉或曰向之論工氏詳矣特帝弗之用且
嗚呼帝弗之用而已此老切上論當世事倔強如昔其
誠忠君愛國之士哉君子未可深疵之也

劉向三十年不遷官

恩臯多士惟國之禎故王者內選九族之賢以聯屬其
親外選四方之賢以聯屬其民則有馮有翼有孝有德
豈不亨土宇板章之厚而帝爲天地山川鬼神之主哉
成帝寵用外家王氏兄弟子姪五世執漢之國命天下
臣民在其掌握久矣此改王改少之漸也劉向知奮不
顧身譏刺王氏一念精誠可貫金石使漢用之於御史
大夫給事中領尚書事則以憑可治豈以壯馬極渙以
匪躬濟蹇矣柰何成帝聽王氏把持而三十年不遷官
舍爾介狄維予胥忌老夫灌上爾田優譖也然則雖有
經綸之才將安施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此之謂乎

揚雄諫拒絕單于

先王謹華夷之辨久矣哀帝之世匈奴上書願朝五年
公卿議欲勿許此必有以構邊境之怨矣揚子雲諫詎
絕之孰曰非良計乎然自愚觀之予雲之諫乃好大喜
功之說而於國家平治之本則未之知也文中子曰揚
雄其思苦其言艱乃振奇人也夫單于上世所不能臣
固不可使之開隙然其願朝五年則有輕視中國之心
而五年之後將弗脩朝貢之禮矣陸倕曰而惟任人蠻夷
率服又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然則欲率服莫若難使
人欲求來王莫若無怠荒子雲果能以此義事懇乞為
君陳之使其君德清明治脩舉則邇而六服辟后承

德遠而四夷八蠻通道矣敢有夷狄侵中國哉今徒欲
納單于之朝而於脩德來遠之計絕口不道此可謂之
知本乎試觀哀帝之世政治失中災異頻見雖枝葉未
有害本實先撥矣雄通經學口之士而於由前所言者
絕口不道則其阿附權臣之意已萌於此矣或曰子雲
好古樂道者也以經莫大於易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
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
箴賦莫深於醫驗作四賦劉向謂雄通古今其言有補
於世也拒絕單于之課是或一道焉何可深咎不然朝
廷腹心元氣也天下四支也外夷乃皮毛也善醫國者
先所以急後所以緩雄著書談道無慮數萬言夫豈不

知此或者俯仰於莽賢之間不敢正言所急而姑舉事以賣直也豈待投閣之辱而後知其為人之下流耶

嚴尤三策

帝王之於夷狄以不治之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所以深治之也周宣王之時嚴尤孔棘命方叔駸之出境蓋惟脩內治而不勤遠畧謂上策可也秦始皇使蒙恬築長城延袤萬里家國內竭以喪社稷是固無策矣漢武帝狹小漢家制度而窮兵四出衛霍六將軍連年出塞海內虛耗天下幾亂此與秦主之無策等耳今尤於居也則抑而謂之中於漢也則湯而謂之下是豈至當之論乎或曰嚴尤之策固非矣後世劉歆之說以為周得

上策秦得中策漢無策焉蓋以秦得設險守國之義而謂之中其說似矣嗚呼敵不在遠憂不在胡乘秦者身寇秦者臣喪秦者嗣敵秦者民而怒秦者鬼神此可謂也而秦弗憂此所謂干城絕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是曰禍之門而可謂之中策乎然則設險守國非歟曰處堯之宮行堯之風雖無成也不可得而亂不可得而攻用秦之威蹈秦之非雖有是城也如藩垣之微如閫闔之卑無以防其患打其師即是論之秦漢之無策等耳愚因嚴尤之策而并舉劉歆之說以相參考云

清名之士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當天平之時君子與小

漢唐書卷之九
人處事非有大異逮事變顛沛之秋而後君子之剛介
如烈日秋霜峭拔如孤峯絕壁始與小人絕異矣王莽
以窮姦巨猾之盜匿用仗義寢干大柄遂自宰衡而移
漢祚此臣子誓不俱生之日也于時清明之士如紀逡
唐林唐尊皆以明經飾行仕莽封侯則與楊雄劉歆之
失節一類耳而史顧謂之清明何哉愚所取者若龔勝
之卻印綬而死薛方之擬巢由而遁郭欽為山陽太守
而去官不顧蔣翊為兗州刺史而閉戶不出陳咸為掌
寇大夫而謝病不應他如宋弘禽慶蘇章曹竟皆以儒
生去官不仕於莽是誠可謂清明之士無忝矣易曰好
遯君子吉小人否然則忠仕莽亦曰小人也凡絕莽者皆

君子也嗚呼若漢得此言而用之則有敢言直諫之風
必不致真有伏節死義之變矣何至於有篡逆之舉哉
噫

賈捐之請棄珠厓

賈君房賈誼之曾孫也自武帝立儋耳珠厓郡至始元
二十餘年凡六反叛君房上書請罷之以為非禹貢所
及春秋所治其地如魚鱉不足食此即王考不治要荒
之意也所可惜者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而乃此昵楊
興始毀石顯又表薦之迄之身受大戮嗚呼以君房之
為人如此而何棄珠厓之議暗合聖賢之訓耶君子不
可以人廢言也

何武去見思

何君公尹京兆正乘土莽用事之秋群邪扇虐萬目睽睽以武則忿而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正盤根錯節之地也君公治之無赫赫名而去後見思何哉且勿前勿伐之歌植之誨之之頌此去後見思者也惟聖賢無愧為武之見思於人豈足以追美聖賢耶初武治易以射策甲科為郎及舉四行為令又舉賢郎方正為諫大夫刺史史謂守法奉公進賢退惡由今考之以戴聖之犯法則黜之以何壽兄子之驚下則斥之在楚薦兩龔在沛厚兩唐則德澤及人多矣雖上不足擬召公而次實可以方子產也當時吏民有若不

大旱之沾雲雨思去後見思夫何擬哉所可憾者王莽亂政之時與公孫祿互相援引自貽身之悔易曰咸其悔無悔謂不能感物亦無悔也武之殺身曷若不能感人之為愈哉

王嘉請久任

古者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官府六屬屬各六十其掌之也專其任之也久歲終各正其治受其會三歲則大計吏之治而責成之此帝王之治不可及也漢之任官猶有古意如夏侯嬰自高祖時為太僕至文帝世不易職張釋之十年不更任于定國為廷尉凡十八年有為刺史九年如張敞有為郡八年如黃霸此所以吏稱職民

漢書卷之十
安業而治效亦有可觀也至哀帝之時佞臣在朝國政日亂郡邑守相數變勿以成其私然則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矣其孰肯任國事哉王公仲上書請久任真可謂識時務也然孔光之奸不能退何武之賢不能進侯董賢而封還詔書亦不能阻則當力解相印以守高尚之節豈不為士夫之清致乎而何乃仕昏亂之朝復爭梁相之獄然則詣廷尉不食而死將誰耶嗚呼守令可久任也宰相可久任乎以此諫君則理之正以此自處得不為禍之媒哉吾固謂嘉乃係避有疾者厲也

逢萌掛冠

遇之時義大矣或蓋在聖賢為不得已之計耳故或隱居以求志或曲避以全道或靜已以鎮躁或去危以圖安或垢俗以動惡或庇物以激清雖軌迹異區均之志意脩而驕富貴道義重而輕王公也然時可為則亦出矣豈拘拘於隱逸之操哉漢室中微王莽專政雖名儒如楊雄劉歆之徒皆含羞蒙垢裂冠毀服以受養養之私餘尚何望之哉獨逢子慶覩王莽殺子之變以為三綱滅矣遂掛冠東門而去子慶其得避之道者乎愚嘗讀東漢逸民傳而得其詳矣方其家貧給事縣為亭長擲楸漢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之此與陶淵明之羞拆腰同一氣槩端可尚也及光武詔書連徵萌托

以老耄迷路不起愚竊惑之夫伯夷太公避紂居海濱
及聞王文作則有益歸乎來之嘆光武帝室之胄立恢
復之業詔書連徵之時豈不可出而竭忠効力以建萬
世之良策而何乃為果哉之計乎愚故為之說曰掛冠
於王莽專政之時是為節之初九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及遯地於光武連徵之日是為節之九二不出門庭失
時極也

劉秀舉兵舂陵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高
祖以布衣不數年一統天下皆由恆廓大度致之也中
更王莽之亂民心思漢甘於飢渴劉秀起自南陽汎愛
宗族同符高祖之其起兵之初獨率舂陵子弟八千人
請合新市平林數千之兵以取其勢當是時為合之衆
易以潰散而秀能使之諸郡齊心銳氣益壯蓋曰秀之
仁足以感動人心而合異為同聯疎為親也是雖未與
尋邑接戰吾固知秀之軍堅於長城重於泰山猛於烈
火矣其能勝乎吾固謂東漢之興雖天啓其運而亦人
脩其事也

劉秀除莽苛政

王莽篡祚苛政百出此民窮而盜起也劉秀既成昆陽
之功以誅莽矣及從更始之命為大司馬持節北渡河
徇州郡而除莽苛政此與高祖之約法三章何異乎詩

曰民亦勞止訖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其光武之謂矣所可憾者秀能斥苛政於破賊之初而不施仁政於即位之日何也昔元王有天下使老者有所終壯者所用幼者有所養寡孤獨皆有所給男有分女有歸故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而足以為宗社無疆之至計矣光武能通尚書大義而不能施仁政於亂離之後是故立諫如韓歆何為戮之懇田不實罪不至死何為誅之鄭興作讖何為欲殺之郭后無寵何為即廢之之數者非苛政而何要帝所以如此蓋帝未得天下之初人心渙散恐不我從故除莽可政以為取天下之弥及天下定矣心懈志驕殘忍之也時或不免詩曰靡不有初鮮

定矣心懈志驕殘忍之也時或不免詩曰靡不有初鮮

鄧氏謁劉秀

臣之事君猶女之從夫也此之匪人終身之玷不可再贖矣王莽之亂英雄豪傑多不知其為篡逆而甘為之北面者焉所謂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者有矣鄧仲華獨能持策謁劉秀雖更始之招亦不苟從此真出處之正一時功臣孰有能及之者哉且其首建大策即以廷攬英雄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為言此彼攻城畧地之將專事捷鬪者高下何如耶愚嘗因是而論之若荀彧之謁曹操王猛之謁苻堅王祥之謁司馬昭彼皆以忠孝著名者也一失身於非人萬世清議所不能免孰若

鄧仲華年方二十四能識真主於天造草昧之中而垂
功名於竹帛哉易曰天蹇朋來光武之謂也又曰往蹇
來碩吉利見大人鄧仲華之謂歟

馮異說劉秀

民可使覲德不可使覲刑逆莽以斗筭之才荼毒天下
民之困甚矣更始繼之又為窰下中即輩所濁亂其我
際四方蹙蹙靡聘之時乎異為劉秀主簿乃說以循行
郡縣宣布惠澤當智力相副之秋而建寬仁不殺之策
異果何見哉詩曰天之牖民如堯如舜如章如圭如取
如携言天之開民甚易以明上之化下其易亦然也况
更始政亂之時民心望治如飢易為食渴易為飲也可

聖視其困而不為之所聖於是說劉秀錄因徒理冤結
存鰥寡布惠澤俄而天下思漢之心愈奮歸漢之心愈
堅異之功在社稷亦偉矣哉記曰長民者章志貞教厚
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况其上此之謂矣

喜見漢官威儀

漢官威儀非若三代之舊也乃以孫通所為雜以秦制
非有周公之學術智識也然劉秀行司隸校尉作文移
亦如舊章不過踵叔通之陳迹耳而父老垂淚曰不圖
今日復見漢官儀豈叔通之禮真可以感天下耶噫不
然也漢之為漢德澤之流亦已十世矣斯民得以養生
得以送死得以事父母而長育子孫漢之力也三代遠

漢書卷之九十四
漢書卷之九十四
矣何有於我哉故遺民見漢儀如育者復視廢者復起如流浪積歲而返故鄉父子兄弟感慨之極至於咨嗟流涕勢所必然矣由是觀之民之戴漢厥惟舊哉彼區區逆莽欲移漢鼎於不動聲色之間亦妄矣

耿弇勸蕭王勿罷兵

耿伯昭亦可謂知所從矣易曰利見大人以從貴也當天下殷亂之秋不得大人以為依歸其何以成功哉伯昭父况為王莽朔調連率莽敗况不自安伯昭時年二十一乃辭况歸光武說發郡兵破邯鄲其知利見大人之義哉逮更始見光武威名日盛遣使立為肖王令羣兵向非伯昭床下之諫六事去矣光武以景帝蕭齊祖

莽廢陰子孫當為恢復之計何乃更始罷兵之命蕭王不能決而待弇之建白哉夫伯昭以弱冠之年而能為北道主人真小兒曹乃有大志也耿况有子如此宜三世為將以功名終哉

邳彤獻策

天下大物也取之有大道亦有八機機者所以混一區宇之權謀間不容髮者也王莽篡祚海內大亂莽誅而群雄蜂起卜者王郎假名因勢集烏合之衆振燕趙之地光武徇河北獨信都和我二郡來歸勢亦微矣此光武欲因信都兵西還之也邳彤君獻策請以二郡之兵討王郎卒殲乃寇混一天下偉君之功不亦大哉故范

韓稱之曰一言興邦而蘇東坡以為東漢興王之次也
且帝君以王即捕係父弟妻子呼之而不復念家其亦
有忠臣之風哉愚所憾者王莽可如人也而形為和戎
卒正莽之卒正即漢之太守也此其才固有可誇其節
不足觀矣

劉秀披輿地圖

輿地圖載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蓋始於秦而收於
蕭何者也王莽之亂群盜谷潛據山河以自封殖光武
起兵舂陵雖曰誅莽如反掌而群盜正猖熾也故劉秀
披輿地圖而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嗚呼秀知
土地之不能弁一而不知君德之可以定于一也向使

登高不以在德而薄不以大小之言感激之則秀雖
銳取天下之志吾恐險阻備嘗之餘精神疲倦之機也
必將偏安一隅自作一龜茲國者有矣其何以成中興
之業哉書曰予惟往來朕依濟敷賈敷前人受命茲不
忘大功鄧禹修德之言蓋欲劉秀之敷賈也秀果能推
心置人腹以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
之命豈非由披輿地圖激之哉此鄧禹所以為雲臺諸
將之先也

大樹將軍

易曰勞謙君子有終言孔子釋之曰勞而不伐有功而
不德厚之至也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也夫人臣之功

至周公無以加矣而復曰勞謙蓋身躬行之故言之親切其味也此周公所以為周公而萬世相天下之大法也馮公孫性謙退行與諸將相逢引車避道每所止舍諸將並論功公孫獨止樹下軍中號為大樹將軍及破邯鄲軍中皆預屬焉光武賢之其後拘邑之捷上書言狀不敢自伐帝下璽書褒稱以為功若丘山猶自不足孟之反奔而殿亦何以異豈非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乎有終之吉其庶之矣愚所以憾者異通左氏春秋為王莽郡掾監五縣逮光武畧地異又拒之巾車單之執方效勲勞然則以異而為篡逆之臣君臣大節如之何哉

蕭王推赤心置人腹

孔子作春秋書闞弒吳子餘祭謂俘人使之在側故及禍也易曰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言當過為之防不自輕也蕭王降銅馬賊封其渠帥為列侯史謂降者不自安而王自輕騎按部諸降者相謂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安得不投乎是故然矣愚謂此餘祭之近俘人而弗過防者也得免於禍乃天正維持漢運與之中興故至此耳豈可以為後世法乎夫信義行於君子刑罰施於小人彼銅馬賊皆巾幗無賴不顧廉耻之徒若其來降與之分隸編伍加之保釐足矣而乃輕騎至營是白龍豫且之漸也向使有一荆軻郭循在焉其何以自脫

耶且吾身之死不足惜九廟神靈四海蒼生之望將何以答耶吾於是謂蕭王赤心之推禍機之伏也不足為後世法矣

妻寇恂以河內

凡進取天下必先足食足民以為根本高祖任蕭何於關中故無西顧之憂鄧禹薦寇恂而妻以河內固亦以蕭何事業望之也由今觀之河內帶河為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是即高帝之關中也子翼移書屬縣講兵隸射伐竹以為矢收租以為糧朱萌以光武北而河北孤將兵攻溫其意以為恂可虜也乃擊破之以輦車驪駕轉輸給軍東漢之興大率皆子翼之功也此

非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能之乎故光武稱之曰吾知子翼可任而當時以為有宰相器斯名稱情矣請諸將上尊號

後世論創業之君首稱高光然高帝必俟天下既定而後即帝位故先儒以漢得天下為正是也方光武起兵誅莽于時曰赤眉曰隗囂曰公孫述皆為當時巨寇而鳴張狼顧之盜如董憲張步蘇茂輦紛紛眼底遍滿山谷正痛心疾首杖才卧薪之日也而馬武耿純輩汲汲請正位號何耶愚謂創業之與中興不同光武高帝子孫也今以布衣崛起與群盜角逐是虎豹與犬羊並驅中原也苟不先正位號則無以糾勤王之師堅烏合之

衆而漢室再受命之事復何望哉此光武即帝位號令天下於勢不得不然也或曰劉備先即帝位而不免費詩之諫普元先即帝位而不免周魴之言彼皆中興之君而諸將諫止之何獨光武之正位號合於義乎愚謂孔明漢室管樂王導江右夷吾未聞其諫正位號也彼固有所見矣即是而觀而知漢得天下為正豈獨西漢然哉

以赤符即位

帝王之興固由天命主持而率以得人心為本也人心既歸天命何往哉書曰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言天人有一之理也高帝以艱難百戰之天下而一

且為新莽染指正望子孫糾發義兵以為恢復之計書曰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不可不成及寧考圖功光武之興遺大投艱之寄也何必假赤符以為口實哉若君德不脩人心離散雖有赤符亦如更始之方興而後敗劉盆子之方立而隳滅耳光武自舉春陵兵誅莽汎愛容衆人心有推戴之漸矣人之所以歸即天命之所以在也况于時若鄧禹吳漢馮異賈復蓋皆一時良將而翕然來從則天與之人歸之可知矣彼疆華所得赤符過好事者窺見秀有帝王之真而出於杜撰耳豈天有言耶而何乃以即帝位决之赤符也且即位之謀馬武唱之耿純和之馮異贊成之帝意已决矣當時諸

將直當申明天命人心不占有享之義而赤符之說關其妖妄使莫售其計則正道勝而邪說消豈不為貽謀之善乎惟不能然自是率以讖記決事王梁何功而以讖授大司空封禪何事而以讖會命岱宗凡此皆赤符即位啓之也嗚呼使疆華奉符之時有鄭興以正其說有桓譚以非其法則燎原之火撲滅於星星之初而何至終迷不悟也哉

褒寵卓茂

嗚呼此漢室中興之本夫古今創業之君睥睨世變群盜蝟興民心靡有定向則必委任猛將畧地屠城以舒其憤光武則不然於郡雉角逐之秋而獨取忠厚循良

之吏以卓茂自密有擢為太傅封褒德侯蓋帝亦追崇書大義者也盤庚曰敢恭堯舜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事誥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無逸之篇曰自朝至日中旻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光武知之故簡厥脩進厥良而百司庶府罔不欽承以擴仁厚之風是賞及於一人而德流於四海也抑光武之用卓茂不特惠及當時而有與有則以貽子孫者也故後世衛蠲脩庠序之教任廷定嫁娶之禮秦彭王奐之刑罰輕減許荆劉矩之禮教化民孟嘗辯孝婦之寃王訪恤貧民之飢仇覽致鳶鳳之譽童恢馳咒虎之名要之皆旌用循吏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愚故曰此

漢室中興之本其以此歟

鄧禹名震關西

孟子曰王者之不作未有甚於此時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也飢者易於食渴者易於飲當今之時有能行王政民之悅也猶解倒懸也嗚呼此鄧仲華名震關西之謂歟夫自新莽以重斂失民心劉盆子承其餘虐而所過殘滅正若水益深火益熱也鄧仲華將帥之任不以畧地屠城為心而撫循百姓禁暴掠庶幾仁人之用兵也民之悅之猶解倒懸此關西嚮應懷赴如歸歟抑禹所以名震關西蓋自少能誦詩受業篤行厚備事母至孝故光武稱之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及

上無猜情則鄧不惟名震關西而名震朝廷矣

宋弘不諧

湖陽公主意屬宋弘且當情言之以匹夫而尚公主章茅增重門戶生輝孰不歡然樂從者也而宋仲子之言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此其義聲凜也

不可屈撓此帝謂之不諧而罷婚也自愚言之光武有愧於仲子多矣其曰富易交貴易妻則豈人君之言哉

夫夫婦三綱之首自非犯七出之條何可易也帝不思仲子之言而以怨懟廢郭后何薄哉抑仲子之諫帝詳矣悅桓譚之聲則止之顧列圖之色而匡之蓋自其不

紅赤眉以身墜水之事觀之弘不惟厚夫婦之情而尤篤君臣之義其視漢朝公卿屈身逆莽者何啻薰蕕耶

寇恂屈賈復

范武子將老召其子學曰喜怒以類者少矣而易者實多也此夷齊不念舊惡為仲尼所取也賈君文不戰部將殺人他境則未可謂有制之兵矣寇子翼戮之於市於法當然君文於此正當謝罪自新而乃視為讎恨欲手刃之使子翼不處之以禮而聽谷崇之謀更與之鬪則彼以羊觸藩我以龍戰野而可乎恂經明行脩名有宰相器者也故敕屬縣盛酒醪以待其軍先出迎遂稱疾以避其禍可謂善處變者也厥後並坐同車相結其

懽非子翼處之謙和其能潛消其悖逆之氣至此哉
曰鴻漸于木或得其桷謂桷剛而順巽也寇子翼以之是故耿况重其智鄧禹奇其才所可恨者子翼有相如畏避之誠賈君文無庶頗引罪之勇且君文少好學習尚書而李生以為有將相之器也今至上前恂猶未解則既不能戰之於始又不能悔之於終夫豈學問知義禮者哉其亦可議也已

伏湛以循良徵

伏惠公傳祖父周詩方天下鼎沸之日而教授不廢誠杜詩所謂經為人師行為儀表國之光輝朝之淵源也其保全臨淮以循良見用豈非一時公論哉且教子隆

死於張步而光武以蘇武方之是若所謂循良之臣也
愚所惜者湛自徵為尚書令行司徒事典定舊正宜斟酌
三代典章為漢家立不刊之制而乃因陋就簡畧不
能可否損益於其間豈以道事君者哉然則湛之才可
為守令而不可為宰相也或曰湛自建武元年七月為
尚書令三年三月為太司徒至五年十一月方免官其
間立宗社幸大學封卓茂未必非湛所建白也愚曰安
知非帝之由衷乎吾謂六典之制不復此帝有不任三
公之差也六經之義不啓此帝有赤將用人之感也刑
予之諫不陳此帝有寵陰麗華之溺也官人之疏不列
此帝有用逢萌之變也此皆惠公為政之日曷不立平

侵而業乎官哉

行已在清濁之間

道原於天而惟人能弘之亦惟人能壞之故為善不同
同歸於清為惡不同同歸於濁然清之勝濁也難濁之
勝清也易是故君子精一以執中觀省以稽德遜志以
脩道宅心以弘天所澄濁永清者如此其至也使清濁
可兼而用之則可為善可以為惡也夫其始之所趨雖
有相半之機而其終之所歸必有偏重之勢此清濁之
不可兼用而志欲其篤學欲其粹守欲其毅行欲其飭
蓋有以也卓子康亦習詩禮為名儒者也而行已在清
濁之間不亦惑之甚耶夫孔光附王氏為漢世賊臣之

尤也而子康為其兵史謂乎濁乎王莽居攝以病免歸
是矣更始何人是亦負且乘之徒也而子康為侍中祭
酒是亦不可已乎後雖及骸骨歸終不免於磷緇矣清
乎濁乎至其以七十之年未膺重寄亦未見考德降而
鳴鳥聞上之若太公之陳丹書次之若董公之勸發喪
也書曰不協于極不雁于咎子康清而濁極之不協也
濁而清咎之不雁也是豈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者哉抑
子康為此蓋祖莊子善無近名惡無近刑緣督為經之
術而謂習詩禮為通儒吾未之信也

侯霸保全臨淮

君子行道於天下莫大於澤民而尤莫先於正君若

非其君則雖有澤民之心而隱德弗耀若北風之攜
明夷之獲心是非懷寶迷邦也枉尺而且尋聖人所禁
也况枉已豈有能直人者哉侯君房保全臨淮百姓老
弱臥車乞留昔年蓋當勞止之秋而獲小康之願此民
所戴也其視魯是疆禦魯是培克魯是在位魯是在服
豈不大徑庭哉然竊論之君房有功於一方而獲罪於
萬世何也君臣天地之大義也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忠
孝士夫之大節也王莽以惡逆魚然於中國三尺童子
皆知制挺逐之而君房不顧晉人圍郊之義反為莽用
至為臨淮太守此非賊之臣乎為賊之臣而保全一郡
此不過賊之忠臣也而何心於輔漢哉光武不用丁公

漢書卷之十
漢書卷之十
之誅而顧用之為尚書令亦悖矣此阿諛順旨要領絕
一發於嚴子陵之口豈非素鄙其人而以大義責之哉
而史乃謂明察守正奉公不回嗚呼事莽之人正云乎
哉公云乎哉惟此義不明而後有棄君如土梗弁髦曾
莫之省而三綱絕矣

朱淳諫數勿守宰

朱叔元數易守宰之諫蓋以為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
成者必亟壞故事久則吏自重吏重則人自靜夫五年
再閏天道乃備况牧民之吏豈能倉卒成功哉光武不
任三公躬課吏事乃以使者為腹心以從事為耳目此
數易之弊生而嚴急之風熾也叔元之諫豈非通達國

休者乎然顯宗之世竟以單辭聽厄何也人君之待臣
不可有數易之弊人臣之進諫不可無名明哲之機初
元數以嚴急諫顯宗而竟以單辭自坐此易所謂浚恒
凶無攸利者也抑白豕之請向非耿况之救已繫於亂
兵之下豈叔元於進退存亡之道殆有未講者歟

三十統一

光武之三十統一人以美談而吾以為失策何也三代
而上兵隱於農雖百萬之師屯於邊陲下不疲於國小
不歛於民以其兵自為食而已然必十一而統所以為
朝覲會同祭祀燕享之需不可缺也夫財者國之命萬
事之本也白圭二十而取一孟子以為貉道况三十而

統一哉光武之三十稅一蓋以為兵可去而食可省也
按史建武六年罷都試七年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九
千罷關中都尉十二年罷左右將軍二十二年罷諸邊
郡亭候吏卒此三十稅一之制得以行也殊不知漢盛
衰皆兵之由而光武實為之然終建武之世輒罷輒置
自是明帝置度遼營安帝置都尉順帝置綠邊兵凡國
有征討賴京師之兵以出外之士兵不練而內之衛兵
不精於是匈奴鮮卑西羌交趾之寇日以轉盛多兵赴
遠民不堪命馴致宦官更領兵權而董卓以羌胡義從
亂京師漢自此亡矣豈非光武顧小人志遠慮而釀成
敗亡之禍至此哉

劉昆長者之言

長者之風不見於天下久矣而劉桓公能之至受知於
君蓋自易得之也桓公本梁孝王之胤少習容禮受施
氏易於戴賓則不伐不德之心謙謙君子之行蓋以易
為砥礪而能有成者矣且王莽篡祚隱身教授習俎豆
蒿矢之儀則其志操高潔度幾易之可用為儀也夫豈
瑣瑣功名之士可同日語哉然則昆之為長者無忝矣
不然范史何以系之儒林傳哉

祭遵憂國奉公

祭第孫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抵上後取汝陽是蓋
有將帥之畧也凡為將帥者其性猛故多刻而不仁其

學短故多粗而不文其誠褊故多貪而不清遵也不然
行軍有法吏人不知有軍亦幾於仁矣家無私財夫人
裳不加緣亦幾於清矣取士用儒建孔子後置五經大
夫亦幾於文矣此憂國奉公之臣見思於光武而得成
侯之謚也愚所責備者遵憂國矣而未見其憂之大奉
公矣而豈見其奉公之至哉書曰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如此而後謂之憂國又曰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如此而
後謂之奉公其大要引君當道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而
後可以無愧光武信用周圖識學術僻矣寵陰翬華心志
惑矣不任三公政治乖矣而遵於數者愚不聞有啓沃
匡救之益然則祭遵之憂國奉公乃光武之所謂憂國

奉公耳

貴戚斂手避二鮑

仁者行之宗孝者仁之本故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而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也鮑君長與鮑恢抗直傑朝廷
至來貴戚斂手之誇人以為永之忠且直也豈知永以
叱狗出妻孝行聞天下故能移孝為忠哉記曰君有合
族之道族人不得以戚戚君位也趙王良以貴戚且斂
手避二鮑則雖光武有合族之義而趙王不得以戚戚
君此東漢所以興隆也是知朝廷不自尊而維持之者
大綱小紀也紀綱不自立而整頓之者法家拂士也厥
後永之子翼守南陽孫恣守汝陽皆以德政著豈非忠

孝之門必有餘慶者哉

郭伋諫用南陽人

人君任賢才以理天下正望其敬爾官亂爾政顧乃德遠乃猷以佑厥辟康兆民所當廣張旌之招開延攬之路豈可以循私愛以濫名器哉故同人于宗易所戒也孺子其朋書所禁也瑣瑣姬亞詩所刺也光武起自南陽而所用皆南陽人豈黃旗紫蓋運在南陽而人才隨之以盛耶抑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而不得不徇私愛耶今考二十八將自鄧禹賈復以下半自南陽所出然人不皆鄧禹賈復也而何為獨任南陽人哉此郭細侯之諫所以由發也考史伋守漁陽而白奴遁守潁川而盜賊散牧并州而兒童迎則細侯之志行可知矣然與其諫用南陽人曷若勸君秉心宣猶以為取人之則哉待益子以不死

劉盆子本漢朱虛侯章之後樊崇唱亂盆子探竿固有敗亡之理然舉百萬之衆慕義來降而光武待之不死賜榮陽上地以食稅終身是歟非歟愚謂殺降非仁也賞賊非義也其待盆子以不死可謂萬古待降之良法然愚竊怪其守義而不終耳夫子密以奴而弑其主其罪不在盆子之下也奈何封以侯爵列於五等之間其視待盆子事何先後之不倫也蓋嘗讀唐紀刺史王軌為奴所殺携首降貞廷德建德以為大逆斬之反

其首然則光武之待劉盆子固善矣而子密之侯則何
竇建之不若哉

大度同高祖

世之議者皆曰高祖豁達大度以愚觀之獨有約法三
章除秦苛法耳若夫夷彭越戮韓信係蕭何率以微過
遂加譴責有大變者如是其忍乎仁人之於兄弟不藏
怒宿怨高祖以嫂有宿惜之怨七年始封其子為憂
侯然則帝非大度之君可見矣馬援論光武以恢廓大
度同符高祖愚謂高祖之於光武猶比有耳豈能相尚
哉何也光武之推赤心置人腹戒馮異以安集似大度
矣然韓歆以直諫而殺之有垂君臣之義郭后以無寵
之而廢之有傷夫婦之情且嚴忌之諫發於鄭則殆
甚之大度正猶高祖之大度耳豈以天下為一家以中
國為一人洞然八荒皆在我闕者哉

馬援論高光

昔孔子論逸民七人而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此
不假友之之功而自有性之之妙聖人之能事也馬文
淵以高無可無不可是仲尼之能事而歸之高祖矣其
然豈其然乎夫高祖因創業之英君然不儒冠棄詩書
大本失矣幸而天性明達出入於王霸之途而豈能有
之應曲當之宜哉援又謂武好吏事是故然者然謂動
如節度則過矣動如節度則亦聖人反之之事而豈光

武能造其闡哉及其廢郭后易太子殺韓歆斥桓譚封
子密三綱幾乎泯矣九法幾乎廢矣安在其為動如節
度哉如馬文淵之言則謂高祖盡規模大光武盡節
目之詳也愚謂高祖有天資之美而不光武學文之
功而未至此所以得失相半兩漢風聲三可相類也哉

卷之四